

· 会员通讯 ·

中国化学会与我

——谨以芜文为中国化学会甲子重新寿

梁树权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

一九三二年八月中国化学会(以下简称化学会)在南京诞生。那时我还是一名大学化学系四年级学生,刚开始作毕业论文。自然还不能加入化学会。因为不具备入会资格。不过我确实很想一朝有日能够加入。

七八年后*,我在抗战时期的行都重庆任教。与邻校中央大学(今南京大学)化学系教授高济宇、袁翰青、赵廷炳等有往来,并蒙他们介绍入会。为了愿终身从事化学事业,我加入作永久会员。

那时化学会有三种刊物:即《中国化学会会志》(一九五二年改称化学学报),《化学》(解放后改为化学通报)和通讯。第一种以英、法、德文发表,不过绝大多数用英文。一直到五二年才改用中文。后两种刊物一直是用中文发表。抗战时期所有刊物都受到影响。如每卷的期数少了,印刷纸张差了等等。

四三到四九年我受聘为《化学》第三届编委。从《化学》第七卷(四三年)起我开始向该刊投稿直到最近。从五四到五六年我再次滥竽充当《化学通报》编委。还帮忙审查一些稿件。

底 从一九四六至五四年底我担任《会志》
2 编委。五五年初至五六年担任副主编(主编
作 系张青莲教授)。五七至六五年底负责主
编。六六年初上级决定由上海有机所负责继续编辑。八〇年起蒙领导不弃,推任该刊顾问。从五四年我调来北京后,张青莲主编以各方任务过重,约我协助编辑事宜。于公于私
*一九三九年秋我任教于重庆大学。

私我觉得有必要参加这项工作。一直到六五年底移交,编辑部只有一位兼职助理,负责登记稿件入出、收发,送审和开编委会(一般在星期日上午)作记录。其余事情,除有机稿件由蒋明谦先生和物化由钱元元先生负责外,其余事务如每期定稿等均由我一手包揽。当时我尚担任化学所分析化学室主任,五七年起兼科技大学教授并主讲两门课,而《学报》从未脱期。上述期间,《学报》由季刊变为双月刊再变为月刊。只有连续两年出了三期,是受政治运动影响。在此我应该向在此期间前后协助我工作的两位年青同事致以衷心感谢。她们是李敏生和蔡起秀两位同志。还有科学出版社林娜同志长期、出色的合作也必须提出。她们对《学报》的贡献是难以估计的。有机所编《学报》只有半年就遇到文革而停刊。同时化学会也遭解散,直到七十年代末才恢复。

化学会的一项活动是召开年会。即使在抗战时期年会也未停止过。不过由于经费和战争带来的困扰,要隔一两年开一次。一九四二年第十一届年会在五通桥举行,我参加了。那次由迁川的武汉大学招待,所以见过王星拱校长。抗战期间内地的旅馆是很简陋的。尽管如此,教授们还是受招待到该地最好的房间。同时我认识的一位留德学化学的同学(任职某部的大研究所),却分配到大不如我的住处。使我感到选择教书这条路,没有选错。

抗战期间在重庆也开过一次年会。会场

在沙坪坝重庆大学。是否还有其他年会记不起来了。估计化学会应该有记录。一九五〇年十一月化学会、中国化学工程学会和中华化学工业学会在上海举行联合年会。我在该会上曾报告自己近几年的工作。开会详情见《化学世界》五〇年十一月号。

七八年九月我参加在上海召开化学会恢复后的第一次年会，并应邀在上海分会评论讲述“分析化学过去与现在”一题。八二年秋在南京召开一次年会，同时庆祝化学会成立五十周年。在会上我获得长期会员奖。尽管因去德国访问愧未能亲自道贺，我谨撰“分析化学漫谈”（见《化学通报》1982, 450）为我祝寿。

复会后由于会员人数众多，年会组织不易，改为分小学科进行活动。并成立多个专业委员会。我蒙推为首任分析化学委员会主任委员（七九年任）。也多次参加大大小小类型分析化学范围内的学术会议，如临潼（八〇年）、杭州（八一年十月）、大连（八三年九月）、武汉（八三年腊月）、济南（八四年九月）、上海（八五年腊月）、西安（八八年九月）和天津（九一年五月）等会议。八十年代后期为了使分析化学能得到更好的发展而让贤，遂呈请辞去主任委员职，蒙上

级核准而得息仔肩。

我曾担任多届理事，最后一次是七八年到八十年代中，常务理事（五十年代，我记得那时开会是在东四会所，即侯德榜前辈捐赠的房子。我常搭恽子强同志的车去参加会议，那时理事长是杨石先校长）。辞去理事后，曾多次以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资格参加扩大理事会。我虽因年事日增，先后辞去所担任的我会职务，不过只要一息尚存我仍极愿意为化学会效劳尽力。例如国际纯粹与应用化学联合会（IUPAC）前后多次寄来有关化学名词、命名法、规则等征求意见的文件，我曾代为节取文件重点并译成中文（刊登在化学通讯）。

在结束之前还要叙述一件事：化学会曾派遣我出席全国“计量单位名称及代号方案”审定会议（八一年十二月）。会上提出那套单位词头中文名称，最大最小（如 10^{-1} 用纳等）两段用音译，中间仍用旧的即分、厘、毫、微。物理学会代表王竹溪教授和我竭力主张全部词头用原有名称（即兆、京、沙等），无谓引入音译。只因主办单位坚持己见，力争无效。这事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可说有辱使命。

最后敬祝化学会万古常青、事业猛进。